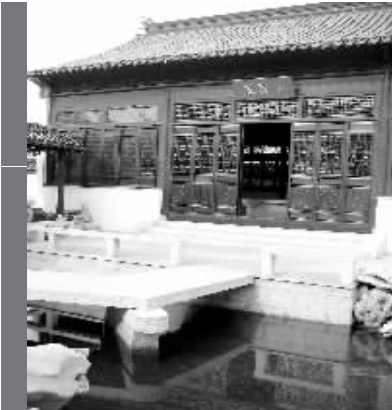




有点年纪的人会回味小时候乘凉的情景,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没有了乘凉的概念? 这是个有趣的话题。
本版摄影: 阿西



书中茶中度夏

1 吕玫

写下这个标题,忽然觉得想笑,众位看官一定在想,写这篇文章的是个须发皆白的清瘦老头了。不过,这真是我这个正在微微发胖的准中年这个夏天的纳凉方式哦。

本本的桌面上装了一个预告天气的软件,这几天每天开开来看见的最高温度都在发烧,不过,趁着六楼的窗口一直殷殷热切吹进来的风,怀着一颗环保的心,这个夏天到截稿的时间为止,哪怕38摄氏度的高温,我也没有打开空调。客厅的地板上铺一张蔺草的席,白瓷牡丹花的盖碗里泡一杯六安瓜片,手边是一套庚辰本的《红楼梦》,身上是虽然不香但淋漓尽致的汗,正是阴历六月的天气,有点热,但不是很烦。

怎么过夏天呢?很多人还没有定下计划已经开始觉得烦躁了,这我能理解。

以前,7月里长途跋涉出门去看荷花,坐在湖边的树荫下想看看花喝茶,但身边人来人往,更有站在湖边乱扔雪糕纸头的,或者冒险去摘荷花莲蓬的,虽然也有孩子头上顶着片荷叶看起来颇有趣味,但身边跟的大人随手扔下的一张擦汗的湿纸巾那么触目惊心地躺在精致的花径上,让你几乎立刻就要中暑。

还有,8月到海边,站在酒店的阳台上看海,早晨的海滩空荡荡的,偶尔有几个人在阳伞下看书,正想梳洗得当下去凑个份子,也不过半小时的工夫,再去看,海滩上一下子长出了无数把阳伞,海面上撒满了千万个人头,在青岛生活数年的姐姐有形象比喻——下饺子,呵呵。

今年夏天就要开始的时候,忽然开窍了。因为在我的回忆中,苦苦搜索去年夏天的情况,天热吗?好像还好;干什么了呢?好像什么也没干呢。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心静自然凉啊。

没有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避暑,暑意竟也就不盛了。

夏天,暑热中会觉得生活的压力更加逼迫,放松下来,慢慢地走,就会感到树荫还是有点凉意的,而日头也就没那么可怕了,一年年的夏天,都过得去,生活没什么大不了的。

心静之处有微凉

2 艾伦

诗人王令在《暑早苦热》里描述了两个避暑乘凉的好地方,一个是“昆仑之高有积雪”,一个是“蓬莱之远常遗寒。”巧的是,一周前我就在昆仑山下徜徉。那远远的雪山,凉凉的湖风吹在脸上固然爽,但是当飞机从新疆飞回虹桥机场后,一出舱门一股上海夏季特有的潮湿热气扑面而来时,我才由衷地笑了。为这熟悉的感觉。为这上海的夏季。

上海夏日的夜晚,白天日照积攒下来的热气犹如一个巨人的呼吸,走在街道上,犹如走在它巨大的口腔中,避无可避。此时的天空也没有如预期的那样黑下来,而只是呈现出浓郁的瓦蓝色。在城市林立高楼所构成的天际线的映衬下,这点蓝慢慢地由深转紫,最后才将建筑物的轮廓逐一吞噬、消化进夜色,最后只剩下那些璀璨的窗口和闪烁的灯光,汇集成这都会的“星夜”。

每当这时,我总是会不禁地想起那首经典的英文歌《星夜》:“星光璀璨的夜晚,你用那透视我灵魂深处的双眼望向夏日的天空。”昼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在一声声的知了鸣叫中,隐藏着的,就是这样一种不知与谁能共的夏日情思。

高温对于城市人不再是一种巨大的负担。空调一开,于机器持续的微鸣声中,室外的炎热酷暑就此被轻易地隔绝在外。这倒反而令人怀念那些人与人在一起同仇敌忾地抵抗热天的方式——乘凉。

那时天色一黑,家家户户就一字儿在家门口排开了桌凳席椅。晚饭及晚饭后的四五个小时内,小孩子啃冰棍,吃西瓜,满街追逐嬉闹,大人则一把躺椅,一柄蒲扇,互相闲话家常。兴致好的时候,邻舍的长者会把一个弄堂的小孩子们召集起来,给他们讲讲家长里短的故事,也讲三皇五帝的野史。雪白皎洁的月光下,蒲扇有节奏的摇摆声里,被暑气熏的烦躁的心也就此落定下来。

宋代诗人杨万里写《夏夜追凉》:“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只是风。”那微风里的恬淡自得,就该是这样喧闹后的心静自然凉吧。那是中央空调永远打不出一档制冷风——那是围坐在庭院竹椅前,刀尖刚戳进西瓜时,喷洒出的一地甜凉月光;也是徜徉在乡村的池塘边,看夜虫微光照亮一朵夏日荷花时的宁静。

此暑何计可消除?于心静处有微凉。

凉情热爱

3 刘运辉

天热的时候总是让人向往凉快的物事:凉风、大冰块、游泳池、滑雪场。做人的矛盾可能就在这里,热的时候总是念着凉的好,而凉的时候呢,总是念着热的好:什么电热毯、壁炉、篝火晚会……中国有句俗话,当着瘸子别说短话,所以大热天的你不怎么会看到哪里会卖电热毯,哪个家庭再有情调也不会把壁炉点燃用,更不会遇到什么篝火晚会。

古人纳凉的办法很多,而记载下来的文人纳凉的一个办法就是喝酒:袁绍在河朔的时候,夏天开怀大饮,用这个方法来自避暑,并号称“河朔饮”。李少师与客人饮酒,暑天喜欢在临水的溪边,用荷叶做酒杯,斟满,不喝完就重饮,每天都喝得欢乐极了。而杨家的子弟,在三伏天把冰琢刻为山,放在酒宴上,喝酒到半醉的时候,彼此都会有寒冷的感觉。

而我们记忆中的一个纳凉场景,类似于解放上海的电影中解放军进城睡大街两旁的画面一般,只不过这些人物的不穿军装穿汗衫,没有那样严谨的秩序倒也没有到乱七八糟的地步,手上不是抱着一支枪而是拿着一把大蒲扇罢了。

这样的场景现在不多见了,更很少看到有人拿着躺椅占位置的了。现在的大街两旁,除了汽车废气就是空调热气,身在这样的地方,不是纳凉,倒有点像蒸桑拿了。

空调的普及当是对“纳凉”一词的一次“革命性”改变。尽管有的城市为了防暑开放防空洞给市民乘凉,有些超大型的城市广场的绿化也非常的不错,但如果移动到这样的地方要出几身臭汗的话,那还有多少人有闲情来纳凉呢?还不如躲在空调间里吧。

纳凉总是有寻找凉爽的地方并因此而心悅清凉的意思,这更多的是一个发现并享受的过程。空调的凉爽并不是什么发现,那是一种制造。空调对于人类的知冷知暖并不需要与人类同步的心理与情绪,所以空调跟演员差不多,让你演什么你就演什么,一切不过是操纵在遥控器上面而已。当然你得有电,没有电是不行的。

说到底,空调并不能完成人们心理上的纳凉的审美感受,那不过是商业性愉悦罢了。

心静自然凉。这话可能对现代人更有意义。我们在大热天想办法让我们的眼睛凉下来,让鼻子凉下来,让嘴巴凉下来,让嗓子凉下来,这一切不过是一种前奏,那就是要让心情凉下来,如此的“凉情”会让我们对生活热爱得起来,用我们的热手热脚。这样,才不会手脚冰凉。

少年乘凉往事

4 詹皓

少年时,很耻于乘凉。

那时住在市中心,一到傍晚,就有人出来抢地方。弄堂分大弄堂和小弄堂,在大弄堂里乘凉当然会舒服一点,但大弄堂里行人多,还有自行车,所以最好的位置在大弄堂和小弄堂的交界处。后来者往往抢不到好位置,来得太晚的话,说不定只有在垃圾桶边上凉快了。

马路上也属于有利地形。一般是街面房子居民的领地,弄堂里的人侵犯不得。先是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天色晚了车少了,便逐渐挪到马路上,弄得骑车的和开车的都心烦不已。

我到了一定年岁便不屑于乘凉了,认为那是老人妇女和小孩的场所,尤其看不得妇女,露胳膊露腿的,跟男人一样在马路上横七竖八,认为那样的妇女,其价值顿时打折。有趣的是,乘凉的人里面基本上看不到少女,否则,不管她打多少折,我都是愿意看的。

我们那时乘凉喜欢往外跑。人民公园是一大去处。那时的人民公园还有七八个门,约好了同伴,往往怕等错了门。公园里面没什么光线,但是月光很亮,湖边栏杆上像鸟一样地坐着,乱七八糟地说着话,说尽兴了,在蝉鸣虫叫声的此起彼伏中,大家各自遥想未来的情状,不觉夜已深了。

还有个去处是外滩。去外滩时,心里总是拎着一个提防,提防外滩全是谈恋爱的。当年要是在外滩找个堤坝上的空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先得在黑压压的人墙后面找个地方等着,一俟人墙出现缺口便一个箭步补上,或者沿外滩散步,随时观察有没有空当。在大半个人高的江堤上面对夜色中的波涛乘凉的确爽心,但同时旁边人谈恋爱的声音老是传进耳朵也感觉怪怪的。有个男青年正在一个劲地求爱,女青年低着头说“不要,不要”,我们听着实在难受,就代女青年回答道“好格呀”,然后大笑逃开。

以前南京东路华联商厦门口老有人乘凉。那时还没有步行街,华联商厦门口街面宽,又带着顶,商厦里的空调开得很足,有时候乘20路车子经过时,都会感到一阵凉意扑面而来。不过这些年华联门口乘凉的人都撒得没影了。

想想也是,到处都有空调,乘凉已经不是难事。家里有空调的,谁还出来做抛头露面的事?不在外面乘凉说明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少了点人与人交流的快意,说明生活水平还不够高。

现在提倡节能,看到有些商厦整天空荡荡的,还不如让多点人进来乘乘凉,看着满眼的高档货别不好意思,就当参观展览好了。顺带说一句,现在很多设备良好的艺术展览也没什么人,不妨理直气壮地前往乘凉,还能捎带着长点艺术细胞呢。

